

這一星期

中國應如何應付當前的危局

遠東局面的不自然，危險，正像箭在弦上砲已燃火的形勢，這是誰都看得見的。有許多著者早已

大聲疾呼，喚起他們本國人的注意。最近美國記者克羅斯 (Upon Close) 說得更為透澈。他在未到中國之先，已發表一文，專對美國人說話。他的大意是說：「美國人還常說什麼條約，其實條約都已破壞了。美國如果要擁護他的政策，只有趕緊備戰。如果不願戰爭，那只有乾脆承認他的政策和一切原則已經完全失敗。」他到了中國之後，又在大陸報上發表一文，更極力提明國際間及黃白人種間的大奮鬥之已經開始。他指出日本真是有意識的要征服中國，並且侵略到南洋羣島，打倒白種人在亞洲及太平洋的勢力。他又說經過太平洋的時候看見美國人在檀香山做戰事的準備。他們計劃如何能在二十四小時以內將三萬名日本男子包圍圍禁。他聽見日本在太平洋委託管理的羣島及婆羅島上積極建設海軍根據地，禁止遊人登岸。

俄國呢，外交上儘管退讓，儘管出賣中東路，實際上他們已在西南兩面而不侵犯條約及侵略者定義築成極堅固的長城。第二個五年計劃正在努力開發烏拉爾以東的富源，充實他們向東部發展的基礎。最近甚至顯明的調動軍隊，在東部西伯利亞或外蒙古大操。

英國雖說是日本的舊同盟，這會可真鬧翻了。在印度棉織物市場的競爭弄得無法調和。英國在中國最大實業——開灤煤礦——也是英美人在華一切工業動力之源，因最近灤河附近的新形勢，已被日本拿在掌握之中。日本人甚至倡聯美抵英的論調，他們的感情破裂可想而知。

日本人退出國際聯盟的將來影響，直是不容易預見。這個舉動的意義不但是脫離了這個有形的國聯，而且無形的對於歐戰以後辛苦建設的許多國際道德和法律的原則，都一概否認。日本的立場似乎是說國際聯盟非戰條約那一類東西都是西洋腦子的產物，至少在亞洲，尤其在亞洲人與亞洲人的關係上，都是不能并不准適用的。他們的理想是要完全排斥西洋人過問東方事情，他們以為只有日本人

要完全排斥西洋人過問東方事情，他們以為只有日本人

這是真正的東方主人。這種原則則其他各國能夠就此承認嗎？但日本人却準備拿武力來擁護這個原則。日本現在軍人政府和以前的政府所用政策的根本分別便在於此。以前的政府一樣是侵略的，但他們還承認日本是世界國際中之一員，一切行動多少應受國際通則的約束。現在的日本乃把許多國際約束都看作西洋列強欺騙弱小國家和束縛新興民族的工具，日本要發展民族的生命，抵抗一切可能的敵人，只有根本擺脫這種羈絆，趁西洋各國經濟衰落紛糾未清的時候，在國際上特立獨行蠻幹一下。所以日本人的心理，一方面把其他東洋民族都看作無組織，低等，只配做他們的奴隸，比西洋人輕視東方人還要利害幾倍。另一方面日本人要與其他東方人認為同種，硬要做共同對待西洋人的領導。所以遇見其他東方人偶與西洋人略為親近，他們便格外憤恨與嫉妒，深怪人家不肯領受他們的親善。這是日本人自私欲與自大狂兩種心理的矛盾。

中國便是日本這種矛盾心理的最大犧牲者。日本一方面真要中國與他親善，真想在中國有親日的政府。在他們對美對英對俄這樣的抗爭形勢中，中國的好意於他們當然是極有價值的。但是另一方面日本人又時時害怕中國好起來，時時要把中國分裂，屈辱，割地，要把中國政府（即

按譯出）弄得不能穩固。在這樣的侵略與傾軋之機，偶造中國人與西洋人稍有合作，他們却又反怪中國人不肯和他們親善，又要想用武力教訓。

中國向來所以能勉強保存者，在歐戰以前多靠列強的均勢，在歐戰以後多靠國際和平的條約。所以一遇日本侵略如九一八事件，中國政府即便告訴國聯，乞靈條約，這是極自然的。因為在以上所說日本態度之下，中國人萬不敢放棄在國際組織及條約上中國應享的權利。如果中國放棄了這種權利而直率的和日本講親善，這正如自己縛了雙手跪到在劍子手的面前。中國萬不可上此大當。美國人的門羅主義是消極的，他們不許歐洲人干涉美洲，但美洲各國還能獨立。日本人的亞洲門羅主義乃是積極的，他們不許西洋人干涉亞洲，但他們却自己要來佔盡一切，創立他們的大亞洲帝國，如威吉思和忽必烈征服亞洲大陸一樣。所以中國如果屈服於日本便是中國國家和民族的自殺。但如果不肯屈服，則日本又不肯干休，中國免不了吃眼前虧，時時受他們的武力的教訓。所以中國的局面，真是極危險的。

世界各國共認的國際組織與約束是否從此破壞無人過問？六千萬日本人是否真能打到四面的敵人建立日本的世

界？歐美列強是否肯輕輕的承認了日本的門羅主義，束手不問亞洲的事？這都不是輕易可以解決的問題。現在即使不解決，在不遠的將來免不了有一番極猛烈宏大的爭鬥。這種爭鬥愈劇烈，中國的地位也愈困難危險。

在這種嚴重的局勢中，中國將如何自處呢？我以為有四個必要的條件。

第一，中國必須要統一。經過九一八事件，甚至如上海和華北這樣的戰爭，中國還沒有真正統一，真是可痛心的事。廬山會議的大事不是應付遠東大局的政策，而是對付察哈爾的方針，這又是如何的痛心。當然政治的意見各人各派本來是不必一致的。但對外的行動萬萬不可不一致。對外的行動不一致，口頭上也許是搶着囁恢復失地或誓死抵抗，實際上必會弄到爭着投降，或爭着送禮。整個的對外，即使不得已而屈服，也許還可以講一些條件。各派各黨爭着佔便宜時，便會弄到講條件都來不及。塘沽休戰協定與上海休戰協定，在這上頭也是顯明的分別。如果塘沽協定不即簽字，恐怕平津的第二僞國便出來簽認更嚴重的亡國協定了。所以我們要求國內的政客軍人大家要嚴重的覺悟，切不可分裂國家的政權和治權，更不可各自對外的動話。萬不得已，寧便在國內自己吵鬧，不可用外交做口

實，更不可搶著向外國接洽。這真叫「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敵國對付中國最毒的辦法是化分，中國應付國難最妙的方法是統一。

第二，中國對外要取獨立的態度。中國的外交政策，往往不免受外來的影響，看重了一方面，而忽略了別方面，這是很危險。現在對中國關係較為密切的如國聯，英美，日本和蘇俄，中國都應該格外注意。國際親疏本無一定，只看實際利益，不必一定偏重于那一方面。中國在國際上應該有中國自己的立場，不必完全跟著人家走。這個立場是什麼呢，這當然需要政治家的研究。目前我能想到的是應該注重擁護條約的尊嚴，武力的限制，國際的合作，和主權的完整。我們切不可有像日本人所咒罵我們的「日本派」或「歐美派」，我們只應有「中國派」為中國的生存及獨立而奮鬥。外交態度要獨立，這便是減少紛爭與猜忌的一個方法。

第三，我們真要趕緊建設我們的國家。對於建設的意義，近年來過于偏重蓋洋樓，修馬路，這一類事業。進一步便說到造鐵路與辦幾種基本工業。我以為目前最切要的是嚴定各級政府的財政制度，要使他們的收支都受一定的範圍和統制。這一層辦到了，然後政府纔能廉潔，各種事

盡力能成功。第二切要的是要立定各機關之間以及政府對於人民職權的範圍。並且治吏以嚴，待民以寬，要使政府所做的是於人民實在有益的，不要使許多無聊官吏借名建設，反而剝削人民。其實這都是建設。這至少應與造路開礦一類的建設同時並進。政治清明了，人心也會安定。國內安定了，統一了，外交上一定也便利些。我們至少要求各國承認中國已在組織和進步的道路上，給他們一些希望，引起他們一些同情。

第四，我們不要忘了最低限度的國防。國不可一日無防，況在這樣危局之中。我們想到南京砲台自前清以來直到一二八事件一年之後，纔在試砲；九一八事件一年半以後熱河還是毫無防守，長城各口還是毫無設備；我們如何能不痛心。中國每年都費巨大的軍費，至少一半應該立即做國防的設備。遇到外敵侵略應該抵抗，這是全國國民的要求，甚至有人要明文訂在憲法上。但抵抗必須有設備。

從前俄國人在旅順，德國人在青島，尙且建築強固的砲台，能以少數兵士固守多日。比利時是約定的中立國，兵力甚薄，但歐戰初起時，列日砲台尙能抵當德國的強兵好幾天。中國偌大的國土，四周有日俄法英或他們的殖民地接界，內地有外國的兵船可以通行，何以一點不做防守的設

備。現在必須趕緊做起來，這決不是對外國挑釁，也不是特別對那一國，在原則上我們的國境到處都要防守，這是中國應有的主權。

在這樣危局之中，我們想想中國所以自處之道，決不是空談，更不是高調。我們希望大家認定幾個目標，努力邁進。

君達，二二，七，二五，北平

政府與娛樂

北平市的袁市長在就職之初嚴厲的取締北平的舞場，好像跳舞是北平市最大的罪惡，禁止舞場是市政府的最先急務。這未免太滑稽了！

國人對於娛樂，尤其是國難時期的娛樂，有不少的古觀念。我們總想娛樂不是所謂「正經」事業；這是我們傳統的人生觀。同時我們——從孔孟程朱到日常所見的人——因為都是人，就都不能不有娛樂。所有的聖賢，倘其日常生活沒有被後人聖賢化，偶像化，我想與普通的人並沒有什麼分別。因為我們的人生觀是違反人生的，所以我們更加作出許多醜事情，虛偽事情，矛盾事情。這類的現象各國皆有，拉丁及斯拉夫民族比較最少，盎格魯撒克遜較多，而孔孟的文化後裔要算最多了。究竟西洋人，因其

文化有上古希臘，文藝復興，及近代科學的成分在內，能有比較康健的人生觀。他們相信一個身體及神經康健的人不至有不康健的——那就是說，不道德的——娛樂。康健的人都必須有娛樂，且其所要享的娛樂都是康健的——換句話說，都是道德的，正經的。娛樂問題成爲康健問題。所以在上次歐戰期間，各國政府及社會領袖不但不因國難而取締娛樂，反而爲前方戰士及後方人民添設了許多的娛樂。因爲娛樂能够提高功作的效率。

孔孟的後裔，因少見多怪，不免對於跳舞搖頭。其實在西洋跳舞早已成爲社交的最正經事業。上自宮廷的宴會，下至村莊的喜事和節期無不以跳舞爲主要娛樂。當然，跳舞與舞女是兩件事；我們可以有跳舞而沒有舞場的舞女

經濟建設與技術合作

君 達

無論如何，在中國現在情形之下經濟建設確是迫不可緩，但經濟建設應該如何及從何進行，恐怕很少有人能圓滿答復。有許多人似乎以爲中國只缺少的是錢，只要有錢，一切都可辦成。尤其是若干政界中人往往有此言論，彷彿以爲計畫經營都很容易，只要有錢。因此使有人只希望

。同時我也承認舞場可以發生弊端。不過舞女制度也是各國常有的。最好防弊的方法不是禁止，是提倡美術化的跳舞。我們若把跳舞作爲正經事看，把舞女的職業作爲正經的職業看，久而久之，舞女自當自敬而人亦敬之。若徒恃禁止，有些人惟有設法享受比跳舞更要壞的娛樂。

政府干涉民間的娛樂失敗者多，成功者少。中央政府的禁鴉片，從道光時代到現在；廣東省政府屢次的禁賭；美國的禁酒；以及各國禁娼的試驗，不是完全不能達到目的，就是引起更嚴重的社會的不安。我們要爲人民謀幸福，不在乎今天禁止人民作這個，明天禁止人民作那個，而在乎積極的爲人民謀康健的生活。 廷 職

外國人肯來投資或借款。

但是中國經濟事業在外國資本家輿論中早已失去信用

。譬如借款或欠債的鐵路，除了少數例外像正太鐵路，都是本息未清，毫無償還的日期。鐵路是經濟建設最要緊的事業，也是照理應該利益最可靠的事業，尙且如此。舊

債不能清償，新債自然難借。其餘一切實業，除非租界商埠或外國勢力可以直接保護之地，外國資本尙肯進來。否則他們絕少肯來合辦或借款。因為外國資本家的意見以為中國不但是少錢，而且是不會用錢。他們並不是不願借錢，乃是認為機會未到，就是說照中國各種情形，還不敢貿然借貸，恐怕借了錢中國把來胡化了，於中國無益而於他們有損。美國銀行團代表好幾次曾有這樣的公開說明。

在最近日本壓迫之下，歐美各國的確有人狠抱歉似的，以為雖然不能實行國聯盟約用武力來幫助中國，至少應該幫助中國來做經濟建設。但是因為上節所述的理由，他們認定幫忙的方法第一步並不是借款。他們大家承認中國人自己還沒有用錢的經驗，必須先來幫助中國人研究計畫經濟建設的方法。就是說經濟建設之能否進行，能否成功，還是要先有相當的計畫和組織，錢却不成問題。有了相當計畫與組織之後，中國資本也有不少可用，外國資本當然也並不難找。這個意見正與中國一般官吏只知要錢的心理相反，其實却是對的。

近來國際聯盟與中國的技術合作便是這種意思。這種合作的提議本在九一八事件發生以前，而到現在實行的希望更近了。但合作的真正的意義似乎各方面還尙未完全明

瞭。在日本人一方面自始有點懷疑。在國聯理事會最初討論此事之時，芳澤代表便提出不涉政治的條件，這是他們早就有亞洲門羅主義的意思，不願意其他勢力過問中國政治。而且日本代表當時還提出加入日本專家的願望。現在日本退出國聯却無法再有這樣要求了。在中國一方面，惡意批評的人也許要說是國際共管，的確，如果要使技術合作真能成功，在若干事業一定範圍之內，中國似不能不付予外國專家以相當實行的權責。但這種權責是由中國政府自動付予，中國政府有隨時伸縮予奪之權。平心而論，這樣辦法實在不能說是共管。另一方面似乎容易把技術合作與國際借款看做一事，以為合作就是由歐美各國借許多大

款立刻來替中國政府開辦許多經濟事業，許多中國人的希望以及日本政府忌形的警戒都在此點。其實技術合作與國際借款並不能當作一事。國際介紹來的專家決沒有直接借款的能力，他們可能的成績惟在幫助中國政府造成經濟建設的環境和基礎。有了這種環境和基礎，為中國真正的利益起見，似乎最好還是先用中國自己的資本來建設，實在需要時方可借用外款。至少為中國的真正利益起見我們希望是如此。

似乎現在在中國政府之中，仍有許多對於此事觀念不甚

清楚的人。他們不是希望合作即是借款，便是以爲籌幾位

外國專家考察計畫不過是借名宣傳爲借款的工具。除此以外似乎很少有人真心信認技術合作的好處。因爲如此，所以直到現在中國很少受到二年以來已經開始的技術合作的利益。照例的事情是這樣：國聯介紹幾位有名的專家，中國政府不論費用多少一律歡迎。專家到了中國，中國政府除了宴會應酬借重客套以外，便是派定幾位能做普通翻譯及招待客人的漂亮職員，陪同他們到滬漢平津參觀一趨。參觀之後便贈外國專家編一本報告或計畫。這本報告或計畫大抵很費苦心，但是因爲觀察時期很短，所能說的大約也不外是幾個重要原則，這種洋文大著照例要翻成中文，查事體大，大約至少要三個月纔能成功。但是臨時選定譯名，雖經潤色文辭，終不免有些佶屈難讀。這種文章讀者本少，能讀懂者更不多，還有若干人以爲也不過是老生常談（其實天下真經道理往往不出老生常談），而且無論何人做一篇大文章，的確也不免偶有錯悞隔膜之處。其結果

當然足東之高閣。在此時期外國專家早已打道回國，即使還住在南京也就無事可做了。如果所謂技術合作不過如此，那末這也不過是中國政府對於各國專門專家應酬招待，擺一下圖架子。日本人吃驚打怪，真是庸人自擾，而中國要

希望從此經濟建設也真叫緣木求魚了。

我們並非高興隨意批評人，深知辦事人都有他們的難處。我們是希望既然要技術合作，大家總要明白這件事的實在意義，與誠意的設法利用，要使他對國家真正有益。具體的說，我們化了許多巨款（在這個許多國民都要餓死的時候）請了許多外國專家，我們應該叫他們能夠實際工作，盡其所長，並且要使他們的工作集中於幾個一定目標，於中國的經濟建設真正有益。以下是我們貢獻的意見。我們以爲工作的目標可以分爲以下三類。

第一是整理。中國財政雖然經過實在要算最能幹的宋部長的努力整理，大約可以整理的地方還有。最重要的例如會計審計制度還沒有能上規道。其中原因也不盡在政治不統一，也是因爲制度上朝令暮改，太務瑣細，不得要領。這種幼稚毛病都值得請專家診治。再如國營的事業，何以鐵道不能賺錢，郵政反有退步，……諸如此類，不但請外國專家做一本報告書便東之高閣，是真要請中外專家專心負責去改良救濟。又如政府天天說提倡工業救濟農村，而事實上農工各業正在破產，不但軍事省份不好，即在並無軍事的省份也不見得有何進步。這種現象決不是政府辦一個模範試驗場，或發表幾個基本工業計畫便能救濟。根

本原因是在近幾年來的政府當局雖然不少充滿教國教民滿懷熱心的好人，但是大多數實在缺乏中外古今任何行政的訓練。報紙上天天看見的藥不對症的宣傳，便是他們書生空論缺乏經驗的明証。中國舊經驗既然失去信用不能利用，也許請幾位外國有行政經驗的專家來指導一下也能有些益處，只要政府當局真能虛心延納裨善而從。一個國家行政如太不好，一切事業是決無希望的。這是中國最需要建設的第一件事。建設的途徑也只要中央各部以及外省各廳每一處都有一位有經驗的當局或是有力的顧問（中外人都好，中國人更好），不必新奇高論，只要老生常談，也就可以引上相當的規道。

第二是計畫。假使有錢了，中國經濟建設究應從何做起，的確並非容易。我們不要以為十幾年來中國政府時常鼓吹的許多計畫已經只嫌其多不嫌其少，實在講來大多數的所謂計畫，不過是小官騙大官，大官騙國民的敷衍空文。自從俄國的五年計畫傳遍一時，中國的經濟計畫也是風起雲湧。但是中國經濟背景以及自然富源從來沒有調查清楚，近幾年來雖然已有若干開始工作，但是結果尚非其多，更非盡精，而能夠利用這種材料作為根據的人更是極少。所以大多數的計畫都是紙上空文聊以快意，決不足以稱

真正計畫。本來要計畫一個龐大複雜像中國的國家大非容易，做一個切實可行的全體計畫比逐直辦一二件部份的事業還要困難幾倍。這正可以證明「知難行易」。譬如建設委員會所舉辦的建設事業在中央各機關之中真是最有效率最為切實的了，以其經費與事業做比例，他的成績，鐵道交通實業各部都望塵莫及。但試看建設委員會所發表的東南西北好幾冊的建設計畫，真不免令人氣短。

但是國家大事究竟要有計畫，不能全憑一時衝動。所以請外國專家來幫助一下也是好事。不過有二件要注意的事。第一必須使外國專家與中國專家聯絡。因為近幾年來中國人專門研究的確不是沒有進步。新到中國的外國專家有許多事非先請教中國專家不可，這是他們所承認的。另一方面中國專家大多數的確還是幼稚，缺少經驗，所以要請教外國專家。實行方法是須使外國專家與中國專門機關及專門人員有密切的接觸，使他們能互相利用。這種專門機關不必完全另起爐灶，一一瓶立。國內現有的調查所研究所都應該儘量利用，一則事半功倍立刻可用，一則也使這種研究機關多加幾分為國努力實事求是的意義。而且使中國專家可以得到外國專家的幾分教益，這種教益當然只有研究有素的人方能領受，決不是普通人員所能得到。第

二各種計畫必須以中國原有經濟背景及需要為基礎，而不
可專造空中樓閣。例如辦一種工業，必須先查明現有基礎
應如何補助救濟以資利用，然後纔論得到新創事業。譬如
政府如果只知努力國營一個煤礦，而任憑甚且促成其他許
多公營私辦的煤礦一概虧累停頓，這當然不是好事。其實
這種毛病中國青年專家往往難免，外國的老成專家大抵似
還不至如此。然他們不明白中國情形，還須中國人自己留
心。

第三是組織。中國經濟事業最缺少的是組織。從前外
國專家留下來的鐵道郵政管理方法，一到中國人手裏便日
見退化。中國人自己似乎從未建設起真正圓滿的組織，雖
然若干著有成績的事業，但都是全靠個人做中心，人亡政

息，永也不能長久。似乎近來銀行界比較還有一些組織的
力量，至於政府經營的事業真還有一些看不見組織的進步
，一切非以個人做中心不可，這是很危險的事情。這一方
面也許外國專家真能有許多幫助，比專門的計畫更為可靠
，而且更為重要。如能在短時間內樹起一點規模，則一切
經濟建設將來自然容易進行。

這一次技術合作也許就是中國自主的經濟建設最後一
次試驗。準備工作如能成功，經濟建設便不成問題。這次
試驗如再不成功，也許第二次便是真正共管或獨管式的外
力干涉。世界形勢已不容許我們中國政治經濟屢次試驗，
屢次失敗。連試驗的機會都不是容易再得的，所以必須好
好利用。

「一九三二年滿洲國對外貿易之一瞥」關謬

嚴仁康

一、近者日人以英文發表偽國一九三二年對外貿易之
狀況，送交國聯，以為對外宣傳矚目之工具。其間妄
謬附會之處甚多。誠恐世人為其所欺，特為文以闢其謬。

該文大意謂「一九三二年滿洲國之對外貿易額較之一
九三一年劇增。以大連一埠為代表言之，則其出口自日金

188,449,000元驟增為402,101,000元，入口亦自97,519
,000元一躍為206,920,000元；計出口增80%，入口竟增
112%。設依月別觀之，則僅九一八事變發生之月貿易額
略形減退，迨後即扶搖而上，日趨孟晉。再依品別觀之
，則出口物品除某種機械與燃料（煤）以外，均較一九三

一年有增加之勢。至於機械出口之減少，與其謂為「滿洲國政治經濟不穩定」之指示，毋寧謂為其「工業發展」之徵象；燃料出口之減少，則半由於日本煤業者與滿鐵磋商關於撫順煤運日之協定，亦半由於中國內地各處之抵制日貨有以致之。入口方面，則除牲畜、機器及礦產外，亦均有相當之進步。關於輪船之舶於大連者，一九三二年較一九三一年多408艘。至於海關收入，則自日金9,198,375元增為20,372,884元，一年間增收一倍有餘。縱觀上列各數字，吾人可知滿洲國一年以來和平秩序日趨穩定交通日見進步；人民之購買力日增，工商業亦日臻興盛。於是此新興之國家，其真基遂益形穩固矣云云。」

一：基於上列諸點，吾人可為論辯如下：該文內所舉各數字皆以日金為標準；殊不知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二年間日金匯價受金再禁之影響，為極劇烈之變動，故是項數字不可視為可惜。例如以海關兩核算一九三二年一月份對日貿易之出口總值，僅當上年者之78.15%；若從日金計算則為113.23%。六月份出口從銀計算僅及上年之63%，而從日金計算則均超過上年平均數。又如入口貿易四月以後從銀計算，最高不過84.98%，從日金計算，則均超過上年平均最高達129.32%。今暫假設日人所舉之日金數額為可

算，另以前年中，日金對美金之比價分別計算之，亦可略示如下：一九三一年平均日美間匯價為日金百元合美金85元，一九三二年日金百元合美金88.1元。用此兩數以計大連一港之進出口貿易，略如下表：

大連對外貿易 貿易額(日金數)		折合美金數		百分比	
一九三二		一九三一		一九三一	
出 口	188,449,000	92,057,336	100%	出 口	188,449,000
入 口	97,519,000	47,638,032	100%	入 口	97,519,000
貿易總額	285,968,000	139,695,368	100%	貿易總額	285,968,000
出 口	302,191,000	84,945,890	92%	出 口	302,191,000
入 口	206,920,000	58,165,212	122%	入 口	206,920,000
貿易總額	509,111,000	143,111,102	102.4%	貿易總額	509,111,000

觀上表，可知大連對外貿易依美金計算，一九三二年出口較先年減8%，入口增22%，貿易總額不過增2.4%而已。

更據日人發表東北對日貿易統計，一九三一年一月至十一月入口為日金11,367,000元，出口為36,529,000元；一九三二年同期間之入口為日金14,847,000元，出口為33,386,000元。計入口增33%，出口增8%。若以前法計

則為113.23%。六月份出口從銀計算僅及上年之63%，而從日金計算則均超過上年平均數。又如入口貿易四月以後從銀計算，最高不過84.98%，從日金計算，則均超過上年平均最高達129.32%。今暫假設日人所舉之日金數額為可

算，另以前年中，日金對美金之比價分別計算之，亦可略示如下：一九三一年平均日美間匯價為日金百元合美金85元，一九三二年日金百元合美金88.1元。用此兩數以計大連一港之進出口貿易，略如下表：

獨立評論 第六十三號

一九三二年滿洲國對外貿易之一瞥 關譯

美金數，則一九三一年之進出口為美金 5,533,000元及 1,822,000元，一九三二年者為 4,173,000元及 1,071,000元；入口較前減 25% 出口減 33% 貿易總額減 32%。至於東北對歐美之貿易亦多較前遜色，即如以大連對美貿易觀之，一九三一年之入口為 1,000,000元，出口為 800,000元；一九三二年之入口為 656,000元，出口為 400,000元，計入口較先年縮 33%，出口亦縮 13%。

以種種方法計算大連對外貿易兩年中之比較觀，所得如此。以與日人所舉一九三二年較一九三一年出口增 20%，入口增 20% 者比較相差甚鉅，即此已足示其報告不正確之程度為何矣。

三，日人恒言「值茲世界經濟不況，各國關稅壁壘高築之際，非依自給自足之經濟政策不為功；且日本近鑑於物質之缺乏，故日滿間之關稅障壁應即行撤廢，締結同盟，以交換商品為原料。」是以日人既以東北為其國之生命線，則必竭力吸收其原料品以救濟其國內失業問題，更努力推銷其製成品以解決其生產過剩問題。故東北對外貿易，其入口貨之來自日本者，平均佔全額 30% 強，出口之運往日本者，亦佔全額 30% 弱，（全額內包括中國內地貨物之出入東北各領者）。一九三一年者，出入口且均在 20%

以上。蓋者日本在東北之一舉一動，處處受中國之牽制；今既據為己有，則得暢所欲言，盡全力於其貿易之增進，以圖救濟日本國內諸般問題。去歲一二八滬變事發後，華南一帶元氣大傷，人民之購買力大形減落，加以抵制日貨略見成效，俄貨傾銷不易競爭。日人既不能售其計於此方面，遂不得不向東北方面進展以資挹注。更因上海事變，蘇浙各紗廠停止工作，日人遂乘機輸入東北大宗原料棉紗。又一九三二年下季，日政府及商人乘日幣狂跌之機會，向外傾銷存貨，故其時對華輸出激增。民國以遼國人鑑於日人在東北之經濟侵略步步進逼，遂努力建築鐵路，以與南滿鐵路相抗衡。國有各路銳意改良，更以金價猛漲結果，北滿物產多改由北寧打通諸路運輸。日人既獲得東北，則必本其復仇之心理，挽回滿鐵之勢力範圍。且自一九三二年來，金潮漸趨緩和，金價回跌，於是大連港口遂復增其對外貿易之重要程度矣。九一八事變以後，中國對日貿易受抵貨之影響較前大形減退。據日本商工省調查，一九三一年九月至十二月間對華貿易較上年同期內減少 64%，工商業上損失達 185,000,000 兩，向以「對華貿易第一位」誇耀於世之日本，至此遂不得不退居第三位。迨至六年（一九三二）則情勢逆轉，俄蒙海關貿易冊上數

字觀之，一二兩月以滯變關係，貿易仍無起色。二月以後，則入口漲勢甚猛，計三月較二月漲 54%，四月復較三月漲 53%，漸有恢復東北事變以前之狀態。出口雖九一八後未見減落，但較一九三〇年同時期者亦大形減色。至一九三二年首，始增加漸速。再以東北一地而言，其一九三一年七月至次年五月之日貨入口數，略如下表：

日貨入口額（單位日金）	
一九三一年七月	1,111,000
八月	1,198,000
九月	1,149,000
十月	927,000
十一月	806,000
十二月	507,000
一九三二年一月	676,000
二月	765,000
三月	1,291,000
四月	1,125,000
五月	1,429,000

據此，可以審知一九三二年五月東北對日貿易額已超過事變以前之狀態。至九月復增為 978,000 元。

根據於上述諸項事實，則一九三二年東北之對外貿易，實應較一九三一年增加，非可即視為其「和平秩序日趨穩定，交通日見進步；人民之購買力日增，工商業亦日臻興盛」之徵象。抑是項增加之原因，又強半由日人以爲方法造成，非盡自然之趨勢也。至所謂「九一八事變發生之月，貿易額略形減退」一語，實爲日人自曝其對東北貿易上罪惡之自供。苟無九一八之事變，則東北貿易興盛之程度，恐尙不止於此也。

四、至關於出入口品別之增減，則以該文未曾舉出其各個之數額，無從斷其是否可靠。今吾人可從旁觀之，以示其所論之妄。

按一九三二年六月十六日日本由閣議決定，施行臨時議會通過之關稅改正案。其中對於東北農產品，除一律增收從量稅三成五分外，並對每百斤小麥之稅一元五十錢改爲二元五十錢；高粱本無稅，今每百斤稅一元；玉蜀黍每百斤由三十錢增爲一百四十錢，日本既手造偽國，並欲實施所謂「日滿經濟統制」；揆理似應次第撤廢彼此間之關稅壁壘，而完成其所謂「親善之極，融爲一體」之經濟單位擴大之理想。今計不出此反而增加關稅，原因如下：

一、爲補正金再禁從價稅增額之結果及從量稅所失之均衡

(二)世界高率關稅戰之對策；(三)日本農村恐慌之尖銳化。由於年來之歉收及貨價低於生產費，因此以為保護政策；(四)國家之收入增加策，用以彌補財政上巨大之破綻。因日本提高關稅，對東北農產物之貿易究有若干影響，固難確切指明。但祇就東北方面負擔增微額而言，日本竟預期能有1,500,000元之增收，可見一斑。茲將各農產物所受影響之強弱舉之於次：

A 影響較大者——大豆，稻米，粟，落花生，玉蜀黍。

B 影響較小者——小豆，豌豆，高粱。

C 影響微弱者——燕豆，蘇子，大麥，燕麥。

今就A、B兩項加以說明：

大豆——於昭和六年(一九三二)度輸出日本508,000噸。其中250,000噸為製油原料，故無稅，與此次提高關稅不生何等影響。此外如製醬油，豆腐等用者，則由每百斤七十錢增為九十五錢。其所以如此者，一方為刺激朝鮮反日本大豆之栽植，一方為減少東北大豆相當之輸出。

高粱等——高粱於昭和六年度輸出日本36,000噸，此次每百斤徵收一元，玉蜀黍於昭和六年度輸出日本27,000噸，此次每百斤徵收一元四十錢。然日本為保護

養雞業者，組織養雞飼料販賣購買組合，可特別照無稅辦理。故高粱受影響者僅一二成，玉蜀黍則約五成。他如澱粉及酒精原料，則受顯著之打擊。

據「滿洲重要物產組合」調查，一九三二年八月間大連主要特產物輸出量，除大豆一項外，各品均有減退，茲列表為下：

	一九三二年八月	一九三一年八月
大豆(單位噸)		
日本	6,93	13,754
歐洲	121,164	92,754
美國	18	—
南洋	3,075	7,652
中國	6,621	6,318
朝鮮	—	—
合計	131,571	120,478
荳餅(單位噸)		
日本	10,470	24,680
歐洲	5,857	3,910
美國	685	2,311
南洋	28	—

中國	9,917	468
朝鮮	21	2
合計	16,978	31,371
荳油 (單位噸)		
日本	19	11
歐洲	208	2,528
美國	—	—
南洋	—	—
中國	3,161	3,594
朝鮮	—	3
合計	3,388	6,136
高粱 (單位噸)		
日本	505	1,499
歐洲	1,830	3,162
美國	—	—
南洋	—	—
中國	280	594
朝鮮	—	3
合計	2,615	5,258

觀上表，可知一九三二年八月間之農產品輸出較一九

獨立評論 第六十三號

「一九三二年滿洲國對外貿易之一瞥」

一五

三一年同時者顯爲少。至於輸入於日本者大豆則前年減少
， 荳餅減35%，高粱減57%。迨至同年十月，則大豆輸日
量爲7,817噸，荳餅爲11,569噸，較之先年十月大豆爲23,
817噸及荳餅爲32,000噸者，前者減68%，後者亦減64%。
更就海關貿易冊上大連關一九三一年一月至六月及一
九三二年一月至六月，出口大豆，荳餅及荳油之數量，比
較如下表：

大連出口 一九三一年一月至六月 一九三二年一月至六月

大豆 (單位担) 12,654,194 24,686,456 9,615,10
 荳餅 (單位担) 9,788,789 14,267,806 7,388,539
 荳油 (單位担) 1,244,443 2,295,76 411,093
 農產品如大豆等，爲東北出口之大宗。其出口數額一
 九三二年一月至六月較一九三一年同時期內，大豆減21%
 ， 荳餅減35%，荳油減57%，六月以後，更因日本對東北
 輸入品增加關稅之結果，乃一蹶不振。故日人所謂「除某
 種機械與燃料以外，均較一九三一年有增加之勢」一語，
 亦大有可質疑之點。

此外，機械輸出之減少。其爲「政治經濟不穩定」之指
 示，抑係「工業發展之徵象」，吾人稍加思索不難立辨是

非，毋庸再作無謂之辯爭。次則燃料輸出之減少，日人謂由於日本煤業者與滿鐵磋商關於撫順煤運日之協定及受中國內地各處抵貨之影響而然。今吾人可就此二事依次分析如下：

(一)日本煤業者與滿鐵之協定——撫順煤礦年產煤7,350,000噸。其中1,850,000噸運往日本，約合全出產量 $\frac{1}{4}$ ；1,100,000噸供滿鐵會社之用，約合全出產量 $\frac{1}{7}$ ；1,740,000噸在中國各地銷售，約合全出產量 $\frac{1}{2}$ ；其餘則運銷東北境內及南洋朝鮮等地。按撫順煤之輸入於日本者雖僅占日本內地總產量 $\frac{1}{10}$ 。但以其品質優良，價格低廉，遂使日本內地礦煤業受甚大之威脅。於是於去歲八月間以「筑豐石炭礦業互助會」名義呈請政府制止撫順之輸入。唯時滿鐵爲己身利益着想，竟拒絕此議。日政府恐事件遷延日久，問題愈生糾紛，乃成立調停委員會解決之。其調停案如下：「撫順煤減300,000噸，即本年度（一九三二）運往日本內地數量之1,850,000噸，減爲1,550,000噸。內地減700,000噸，即內地出煤協定量之2,449,591噸減爲1,749,591噸……。」嗣復依滿鐵之要求，又改爲滿鐵減少300,000噸，日本內地大煤礦業者減少300,000

噸。由於一九三二年日煤商與滿鐵之協定，撫順煤之輸入日本者，較前至多不過減少300,000噸占其出產全額僅 $\frac{1}{10}$ 而已。

(二)中國內地抵貨之影響——撫順煤運銷於中國各地者年達700,000萬噸其 $\frac{3}{4}$ 以上銷售於上海一帶。故上海煤市中撫順煤之勢力絕大，華煤反日就衰廢，推其原因，不外：(一)我國煤礦大都在荒山僻嶺之中，交通不便，運輸困難。據開保晉公司之煤運至附近之鐵路約二十餘里。每日運煤兩噸須車費二元。此僅係至裝出之埠，裝車後之運費尙未計入焉。保晉如此，其他類此者甚多。(二)鐵路運費過高，低者每噸哩一分五六，高者三分有零。(三)地方捐稅太重，每噸煤產銷稅有抽至一元以上者。因上述種種之原因，故由產地運煤至滬成本極昂。用煤各戶，反不如用洋煤之爲愈。但自九一八事變以後舉國一致拒用日煤，撫順之進口上海者大減，故其年十月之輸入量，僅及往日四分之一。不過影響所及，上海煤荒問題驟現深刻化，一般工業大形恐慌，遂使抵貨成效不能持久。故自一九三二年歲初起，撫順煤之輸滬量復漸伸矣。查日煤在滬售價每噸僅八元左右，而國煤以柳河溝者

論之，須售至十八元始免虧累；相差一倍以上，無性其難與競爭也。滬停戰約簽字後，撫順煤入口量復增

計六月為39,800噸，七月為39,503噸，八月為45,380噸，九月則因金價節節上昇遂降為21,570噸。此外漢口煤市，年來亦為日煤所壟斷。蓋日煤售價每噸僅十元左右，而國煤則非十三四元莫辦，他如洋煤亦在十二元以上。

茲將撫順煤在東北及上海，其售價與運費等雜項開支以及煤礦淨得之價，列表如下，(單位日元)

地名	售價	鐵路運費	裝卸費	海運費	折合煤礦淨得之價
瀋陽	7.70	1.20	—	—	6.50
大連	10.70	3.50	1.00	—	6.20
上海	7.50	3.50	1.00	1.10	1.90

今每噸開採成本以日金一元五十錢計之，則盈利僅四十錢而已，其他費用尙未計入焉。至是年十一月，上海日煤暗價復壓低為四元，約合日金三元五十錢，是則低於總成本者，至日金三元有奇。

按吾國頒佈之傾銷貨物稅法，規定傾銷貨物之標準為三：

(一)較其相同貨物在出口國主要市場躉售價格為低者

(一)較其相同貨物運銷中國以外任何國家之躉售價格為低者。

(二)較該項貨物之製造成本為低者。

凡有上項情形之一者，即認為傾銷，徵之以傾銷貨物稅。今撫順煤之銷售合於上舉諸標準，其為傾銷之意，已昭然若揭矣。日人以此卑劣之手段，設法推銷其國內及撫順之煤，使中國煤業者咸失憑藉，奔走呼號，籲請救濟，日人遂夙願得償。故度以恆情，昨年撫順煤之銷華成績，必須優於一九三一年方與情理相合；但事實適得其反。觀夫一九三二年間日煤(包括撫順煤在內)之運華銷售者，不過僅及先年之半數，可以明矣。其間原因，「由於中國內地各處抵制日貨」之成分，定甚微少。吾國累次抵制日貨之成效，奈難持久，今次復非例外；對人言之，倍覺汗顏，然亦可持之證明日人託詞撫順煤出口量減少理由之不足置信也矣。且傾銷一事，非國際貿易上之常態抑且為其病徵。今撫順煤之售價低於成本者甚多，營業顯見虧累。一九三三年滿鐵社會之預算案，預計煤礦之收入不敷支出者竟至日金二百五十萬元之鉅。日人揚言

「振興滿洲實業」「開發滿洲富源」其誰信之。

(未完)

中國長城作用之恢復

WILLIAM MARTIN 著 劉學濬譯

本文的著者瑪丁先生是日內瓦日報的前任主筆。因他是國聯的忠實信徒和擁護者，他給了我們不少的言論幫助。原文見 Manchester Guardian Weekly。編者識

祇說中國有一道萬里長城，在歷史上看是錯誤的。中國長城至少也有三道。其一在蒙古大沙漠中，四分之三種毀了，祇有利用飛機才可以尋得出城址來，這道長城是中國的蒙古帝王建造來保護他們發祥地的。其二是在張家口附近。能照現在日人圖察哈爾的形勢，中日正在多倫一帶激戰，則不久日人當會佔據這道長城。最後才是外人在北平附近遊覽的長城，位於中國土地之中心，現在兩軍正沿着它來爭戰。這第三道長城是最短的，可是也長過二千公里。它是最古的，秦始皇遠在紀元前二百二十一年開始建築。如是古老的年齡在任何國家內都是令人崇敬，其在中國更得莊嚴動人。

中國人很喜歡說中國保有世界上最古的文化，從一方面說，這是真的。因為就算中國文化的真體，並不比西方的文化更古，它至少也比較西方文化更綿延，經過較少的湮滅，中斷，及革命。按理說中國文化應當遺留下來許多悠長文化的痕跡。但不幸它竟未如是。真正的古蹟在中國並不多。中國缺少古代建築的遺跡的緣因一部分是因為中國人總用木料建築。石料不適用於中國曲線的建築式。此外，中國人並不愛戴修繕。過了房舍要倒塌下來，就拆了它照着原式重建。無疑的，我們可以看見與古式意義極近的建築物，但其本身則不是古的。由此可見那長城不獨長度值得注意，它本身的年齡也值得注意。它是與羅馬大帝國所建造的國界衛城 (Limes) 同時，並且功用亦同。要說中國人建造長城自己閉居其間，與外界一切影響隔絕則未免欠公允。原來並沒有這種用心。建造長城無非是要保衛國境不受夷狄的侵略，正與羅馬大帝國利用國界

所接觸的也沒有別的文化，所以對於防禦外來文化侵略他
們毫不知道。並且當時更不怕外界的接觸反而樂於接觸。
觀乎當時亞洲大陸路上商務正盛可以証明。

一直到了歐人由海路來華利用他們的蠻力與技術上的
優越，中國帝王才焦急起來，才考慮閉關自守的辦法。可
是長城的功用無益於閉關策略。而海岸線一帶則可受侵害
。長城自古以來都不過是一道防線而已，凡從北平向南口
攀登過長城的，都能够確知長城在軍用上的險要。

中國的山是從平原忽然突起的，並沒有高原，脚山來
陪襯。左邊一望無際的單調的平原，右邊則懸崖峭壁。這
種的山脈把河北省（即從前我們在學校讀地理所稱的直隸
省。中國國都改到南京後始稱河北省）從西北方封閉，使
與蒙古隔絕，而奔臨到中國北部的大平原。從山口一進來
立刻就到一帶高下不平的地域之中，其間並無間接的階段
。所見的都是棕黃色的石山，山邊很多的交互已乾了的潤
底，此外別無他物。在此有時令人想到身在加斯提爾（Gas
telle），有時又如可在西可（Cortá）或是在希臘，那等境
地。沒有樹木的山，山石的顏色及藹藍的天色含有令人回
憶到地中海風景的意味。

山上如無堡壘，則長城上砲臺多至無數。各山峯均有
城牆及敵樓，各山谷各小丘及各山口，城牆均橫貫塔繞。
各處雄堞炮樓密佈，山口各地戒備週全。

這樣嚴密的警備，從前是必須的。數千年來中國與外
界交通唯一孔道都是從這方面起的。從這條路，中國的絲
茶賴長毛駱駝輸運到歐洲。從這條路西方的勢力影響到遠
東來，影響雖然不大，却是很有意義的。馬可波羅（Mar
c. Polo）曾經走過這條路，他大概是夜間走過的，因為他
竟未看見那道萬里長城！這倒是怪有趣的。也是從這條路
那蒙古人最後傾注入來中國，像洪水衝破了防堤一樣洶湧
。他們佔了中國，成立了一個國家，命運雖然短，可是偉
大得很。從維斯多拉河（Vistula）伸張到黃河流域。

此次蒙古入寇成功証明任何砲壘的防守也敵不過堅決
的大軍。然而長城昔有的力量是多麼大呢！橫過山谷矗立
天邊令人生長。城墻下，內則屬中國平原，外則屬蒙古平
原。自此端迄彼端唧接無間，長城之功用不獨為外夷侵略
之保障，其最重要之點更在其能成爲軍運之大道，使全國
邊界運輸無阻。所以最荒的原野，最難攀登的山崖，及看
着似乎無須城垣的地方，都有長城經過。

這種勇武的設計及建築的天才使此技術上的神跡得以

完成，主其事的人，無論從那一方面說也堪與設計建造「imes'或Pont Du Gard'之人齊名。他們都是屬於勇敢及奮鬥的一類人。

現在還可以得到更深切對於此長城功用的見解，須知目下它正在千百年來沉睡之餘，表露其功能的偉大。由南口沿城向東北不遠即至古北口，再前即至喜峯口，其間數處日軍大炮隆隆正向華軍攻擊，華軍則俯伏先人建造之長城又作保衛中國領土之壯舉。

在這裏應該註述一下，長城並不是沿着中國國境建造的。紀元前三世才是這樣。自那時之後中國政治地理起了不少變化，目下沿着長城一大部分，尤其是中日交戰的一帶長城，都是遠在河北省內。

日人用武力佔據東三省及熱河省是成功了，但日本在一切外交上却失敗。日人在日內瓦敗訴了，連在中國方面，雖因盡了手段也沒有引誘中國政府與之直接交涉或簽定條文成功。反正東三省的強佔一天不成為合法的，則一天不能安定，仍要受事態演變的掣持。這就是為甚麼現在的戰爭嚴重性的緣故，此次戰爭的嚴重性質超過一般人的想像。有些外人久居中國慣聞中國內爭的戰事，內爭戰事頗為奇怪，時常雙方無死傷的，所以輕視此次的戰鬥，有人

告訴我說，「北平軍醫院除了凍腳的傷兵外並無別的傷亡。」這可是再不確實沒有了。我自己曾探問過北平的軍醫院，至少也探問過其中的一部分，現在至少有二千傷兵。我曾經見過這些受傷的兵士，他們臉上露着痛苦的神色。持刀割治的醫生我也見過。從我的經驗，我可以說如果兵士們凍了腳也不是因為如造謠中傷所謂他們後退的不快，所以凍傷了腳，實在因為他們受了傷後，仍然長時間的不離開冰天雪地的前線。

在中國必須壓抑作預言的誘試的。但是下述的是將來大概會發生的最低度的估價。要是日人真決心要侵入中國的平原，他們手中既有技術上工具，將來一定是會侵佔的。可是佔了之後又如何呢？到了那時候，中國人的才智就會顯出來了。他們的工作就是放棄領土之一部分，在某方面言之，是最重要的部分，由外人管理之，不走錯一步，不令頭昏目眩，不開談判，不簽任何文字，而專等國聯決定旨趣，執行國聯的約章。

中國人會這樣辦嗎？如果在別國，我們就不能無疑。但中國人民對於時間久暫是不理會的。因此很有好的理由來希望中國人能站穩腳步，等等，等等，等到將來有一天別國決定了實行他們的工作，來幫助中國以報復國聯約章的破壞。